

專輯論文

作為媒介的自然： 居家隔離中的人、植物與城市

卞冬磊

摘要

「媒介」(Medium)一詞從源頭上即包含「自然」要素。在此認識論的啟發下，本文以居家隔離中的上海為例，探討「植物」所激發的種種交流實踐與社會聯結。透過社交媒體上的「窗外攝影」和「隔離日記」等材料，本文發現，居家隔離中的人們重新關注起「身邊的自然」，對其予以充分觀看、創造和觸摸。除獲得「審美」和「療癒」之外，人們還將自然與城市/社會進行「類比」，將「時間和希望」、「生命和力量」以及「自由和秩序」等認知和情感寄託在植物身上。長時間的隔離生活，讓尋常風景變得神聖。借助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人們拍攝、分享、轉發和評論以植物為對象的圖片，聯結了同樣處於困頓中的人群，在特殊時刻創造了一個城市的情感共同體。2022年春天，與植物這一「非人」對象的不尋常交流，也為反思尋常的傳播研究提供了契機。

關鍵詞：自然、媒介、植物、居家隔離、城市

卞冬磊，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研究興趣：中國新聞史、媒介理論。電郵：toto1982@126.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3年1月30日。論文接受日期：2023年11月6日。

Special Research Article

Nature as Medium: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in Quarantin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Donglei BI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social connections made with and through house and garden plants during the quarantine in Shanghai in the spring of 2022. The analyses of “window photography” and “quarantine diarie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showed that people rediscovered nature by observing, creating, touching, and analogizing the plants they grew at home. Furthermore, people delighted in sharing and discussing pictures of plant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which connected them with others who were in distress because of the quarantine. The unusual practice of communicating with or through plants in Shanghai in the spring of 2022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cholars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communication and initiate new research.

Keywords: nature, media, plants, quarantine, c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Bian, D. (2024). Nature as medium: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in quarantin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7, 35–62.

Donglei BI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i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Chinese newspapers, medium theory.

緣起：與植物聊天

在2022年春天的中國各類社交媒體上，充斥著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相關的「謠言」以及「關謠」，其中有一則是這樣寫的：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溫馨提示：親愛的市民朋友您好，如果您被隔離期間，您開始和花草樹木聊天這很正常無需致電諮詢。只有在那些花草樹木開始回答您的問題的情況下才有必要尋求協助。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問政陝西，2022年1月6日）

這則「關謠」的邏輯與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John Peters）的故事頗有些相似。當彼得斯（2020：9）因寫作《奇雲》（*The Marvelous Clouds*）而「將自然視為一種媒介（the media of nature）」時，他不無自嘲地寫道：「還有幾個人還開始關心起我的精神狀況——你真的認為天上的雲在對我們說話？」（彼得斯，2020：4）。

「關謠是過了時的資訊，幾乎是在潑冷水。它破除人們的幻想，讓他們回到平庸的現實中」（卡普費雷，2008：259）。不過，上述關謠並不成功，反而促成了相似內容以戲謔方式不斷再生產——從西安擴展到上海、東莞、鄭州、濟南，幾乎涉及所有實施封控隔離政策的城市。人們為何不願意從和植物聊天的「幻想」中回到「現實」？如果謠言「是一種集體行動，目的是為了給無法解釋的事件尋求一種答案」（卡普費雷，2008：8），或者直接按胡泳（2009）所說是「一種社會抗議」，那麼，人們在與植物聊天的「謠言」背後尋找甚麼？又在抗議甚麼？

2022年春天，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捲土重來，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主題是此起彼伏的疫情防控和居家隔離，尤其在上海。封控從3月中旬零散實施，至4月1日擴展到全城，直到6月1日才全面解封。兩千多萬的城市人居家隔離接近六十天，這讓所有人始料未及。在此期間，人們除了擔憂健康、食物、工作、生計以外，還普遍地展示出對「自然」的嚮往，譬如凝視窗外風景、觀察花草樹木、悉心水培蔬菜，以及解封後第一時間擁抱自然。這些多少與植物、自然、綠色有關的情感和行動在社交媒體被廣泛分享，引起了很多共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在這段心路歷程中，人們與之對話、渴望接觸和樂於分享的自然，並不是甚麼壯麗的山河、異域的冒險、神秘的荒野，更多只是身邊尋常的風景。居家隔離讓原本習以為常的事物陌生化，讓平日中最多被賦予「愉悅眼睛」(雅各布斯，2006：116)功能的花草樹木，成為寄託希望、生命和秩序的媒介——用科爾班(Alain Corbin)(2016：168)的話來說就是「植物在這裏只是居間者」。對此現象，我們不禁要問，在漫長的居家隔離期間，足不出戶的人們對自然做了甚麼？作為居間者的植物類比了何種社會現狀？人們為何樂於拍攝植物並將之分享至社交媒體？更進一步，在不尋常的隔離生活中激發出的與自然的交流，對尋常的傳播研究有何啟示？

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1999：26)說，人對自然而言一直處於「優越的位置」。在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中，自然可謂邊緣，在城市生活中更只是配角。「城市研究長久以來一直忽視了城市的自然性質；相反其重點是放在社會、政治、經濟而非生態方面」(本頓-肖特、雷尼-肖特，2017：4)。近些年，隨著環境問題突顯，城市作為「生態系統」的理念日益興起，自然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也不過是城市規劃的商品化要素之一。至於人和自然的交流，這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議題。即便轉到傳播學語境中，「與自然交流」聽起來也類似怪談，因為自1950年代起，主流的傳播學已經由「『人類溝通』轉而專注於建立狹義的『傳媒研究』」(李金銓，2019：76-77)，偏好媒體資訊造成之影響。如果不是社交媒體興起，人與人的溝通估計已被傳播研究遺忘，更不用說與「非人」的交流了。

總之，城市生活的商業化取向、傳播思維的多重遮蔽，使得人與自然的日常關係，很少出現在嚴肅的學術討論中。然而，稍稍擴展視野即可知曉，與自然交流並將之擬人化並非荒誕，而是普遍的人類經驗。僅以植物為例，「對著樹講述自己的愛、困難和憂慮，以及所有情感，構成16世紀和17世紀田園小說的母題。主人公期待可以安慰自己的同伴。尤其是當樹已結蔭時很容易把它擬人化」(科爾班，2016：166)。順著田園小說的思路，本文開頭之謠言所透露的社會心理，已足夠說明在人和自然之間存在的豐富交流實踐。這一原本潛藏、一直

被忽視的關係在非常態的居家隔離中突然顯著，恰好提供了探究這一問題的機會。

Robards與Lincoln (2017, p. 718) 指出，類似臉書 (Facebook) 這類被持續使用的社交媒體，「主要由日常的平凡時刻組成，中間穿插著關鍵時刻」，可作為「生活敘事的檔案」，理應在定性研究中發揮作用。如所周知，微信已成為中國人記錄即時生活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以2022年3月至6月為時限，以「上海封控」、「居家隔離」、「植物」等為關鍵字，在微信公眾平台上展開「漫遊」式搜索 (Light et al., 2018)，由此關聯到「窗外攝影」和「隔離日記」兩類材料。在隔離期間，由於被限制出門，「窗」因而具有特別的意義，幾乎成為人們向外的唯一出口；又因智能手機強大的拍攝功能，「窗外攝影」的創作勃然興起，不僅由個人發布，還被媒體組織起來，而獲得更多的能見度。本文使用的「窗外攝影」主要由澎湃新聞的公眾號平台徵集和發布。該平台在2022年4月11日至16日期間，每天連續刊登市民拍攝的窗外照片十多幅，其中很多作品對準了窗外植物，由此構成了本文的主要分析材料之一。「隔離日記」是同時期社交媒體上另外一種較為流行的文本，顯示了人們對非常態生活的關注和思考。一般而言，「隔離日記」記錄的範圍相當廣泛，涉及食物、疾病、核酸、封控等等，可以說事無鉅細。在閱讀中，本文作者發現這些日記常常會提及「植物」，由此根據線索選取其中表述較為完整的六篇，作為本文引用的對象。事實上，這六篇日記和其他日記並無多少不同，均為普通人所寫，或連續，或間斷，長短不一，展現了疫情期間較為瑣碎的隔離生活。在「漫遊」過程中，作者還注意到一則「外灘長草」的輿論事件，並由微信連接到微博，進而找到其原始文字，作為本文的補充材料。

借助上述材料，本文探討了居家隔離期間人對植物的觀看、創造和觸摸。同時因為人們常常通過自然進行「類比」——「可以與現存在的社會狀態形成對比」(威廉斯，2005：331)，本文將進一步觀察人們在植物上寄託的情感，探究自然作為媒介時所類比的社會秩序。借助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以植物為拍攝對象的圖片被廣泛分享，引起了市民的共同期待和憤怒，所以植物也聯結了同樣處於困頓中的人群，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在特殊時刻創造了一個城市的「情感共同體」(community of feelings) (Berezin, 2002, pp. 44-45)。2022年的春天，這些與自然的交流實踐，為反思當前傳播研究的遮蔽性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自然：景觀、療癒與媒介

「自然」(nature)一詞，有著複雜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意思：一個是指事物的本質，另一個則指包括或不包括人類在內的物質世界。詞語的含義彼此關聯，『自然』往往在使用時表示與『技術』或『文化』相對的意思」(本頓-肖特、雷尼-肖特，2017：2)。在本文中，自然指代的是不包括人類在內的物質世界，更狹義也更準確地說，它表示城市中由各類植物所組成的綠色世界。在城市生活中，自然主要扮演景觀、療癒和媒介三種角色。

作為景觀的自然

長久以來，自然和城市的關係就相當疏離，基本處於對照甚至對立的狀態。根據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2005：332)的考察，從18世紀末以來，自然只指「『鄉村』、『未經破壞的地方』、植物以及人以外的生物。這種用法尤其是在城鄉的對比裏經常出現」。在城市興起的過程中，「隨著硬地的擴展，自然被趕得越來越遠，整個日常事務本身越來越和土地完全分離」(芒福德，2009：292)。

自然與城市的隔絕因「城市環境史」的日漸成熟而有所改觀。在城市議題中，自然主要出現在兩個領域：一是城市規劃，類似「花園城市」、「生態城市」、「親自然城市」的提法，不斷聲明城市是一個生態系統；二是一種批判性視角，認為「城市與『自然』世界錯綜複雜的關係體現和反映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力量。城市是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與城市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緊密交織」(本頓-肖特、雷尼-肖特，2017：17)。到20世紀中期，自然成為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理想的現代城市是完全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是由廣闊的自然保護區、連續

作為媒介的自然

不斷的水道、農業綠化帶、休閒步道、時常光顧的公園以及每座建築物周邊的花園等組成的」(道格拉斯, 2016: 366-367)。1991年, 克羅農(William Cronon) (2020: 4) 在《自然的大都市》(*Nature's Metropolis*) 一書「沿著聯結芝加哥與自然世界的路線」, 探討了城市生態腹地自然的商業化進程, 開啟了城市與自然研究的新篇章。由此, 城市被確認為「一個自然與社會—經濟在其中交融流動的複雜空間」(本頓-肖特、雷尼-肖特, 2017: 2-3)。

對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而言, 與自身關係更緊密的是家門口的自然, 用傑克遜(John Jackson) (2015: 68)的話來說就是「棲居空間」:「棲居空間更為古老, 並且至今仍是最平常的景觀; 我確信, 隨著更多的人覺察到一種新的對自然秩序的依附, 它將再度成為時尚」。作為現代城市中的稀缺資源, 自然已被精心地轉變為商品化的景觀, 成為居住區「景觀設計」的核心, 即「在最基本、庸俗的層面上, 風景的價值以特殊的價格體現出來: 房地產價值中優美景觀的附加費用」(米切爾, 2014: 16)。因此, 自然在當代城市中還被賦予了身分認同與階層區隔的功能。

作為療癒的自然

Wilson (1984, p. 31) 指出:「親自然性從根本而言是人性的一部分」。在人類的經驗中, 自然可以帶來本能的快樂, 「我們在自然面前會表達出一種本源的、天然的情感, 如凝視星空時的顫抖, 或在和風吹拂的春天心跳加快」(羅爾斯頓, 2010: 461)。

在迅速物質化的城市中, 自然空間逐漸退隱。「季節的節奏消失了, 或者說除了曆書上之外不再和自然的活動相聯繫。成百萬人在大都市的環境中成長, 除了城市街道, 他們對其他的環境一無所知」。芒福德(Lewis Mumford) (2009: 292) 所描寫的這種情況, 在當下仍然很顯著, 其後果是, 「這種和自然的分離可能導致嚴重的心理危機」。這說明自然除了作為風景而具有審美功能之外, 還有「療癒」的力量, 包括減輕壓力、轉換心緒甚至是恢復健康。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自然有助於注意力的恢復，已被既有研究充分證明 (Kaplan & Kaplan, 1989)。大自然具有快速幫助人們從工作壓力和情感負重方面恢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工作之餘看向窗外或去公園漫步是很好的休息。自然還可以轉換心緒。設想一個場景，當我們從喧囂的街道走進綠意盎然的社區，就會立刻獲得寧靜。在很多影視作品中，常有「全景眺望」鏡頭，這類鏡頭隱含著主人公「有著強烈的不為世俗所牽絆和想要脫離世間的心情。正因為這樣一個人物，才能從『全景眺望』當中感受到『安寧』」(陳多友、楊曉輝，2016：35)。眺望的背景常常有城市天際線、熙熙攘攘的車輛和人群，當然也包括大片的城市綠地。

上面所提及的自然之「療癒」效果，我們都能理解和感受。不過自然的最神奇之處還在於和健康的直接關聯。在1972年到1981年間，Ulrich (1984, p. 420) 通過對美國一所郊區醫院膽囊切除術病人的調查而發現，「與那些病房窗外是磚牆的人相比，房間窗外有綠樹的病人，住院時間更短、對醫護的負面評價更少、使用更少的強效鎮痛劑和更少的術後併發症」，由此證實自然在一定條件下具有真實的治療作用。這一成果開啟了自然與健康的研究浪潮，比特利 (Timothy Beatley) (2018：5-6) 列舉了很多研究成果，如「對綠地的接近程度也呈現出較低的應激激素水準以及較低的自我壓力」、「一個城市街區的樹木越多，居民患上高血壓等疾病的可能性更少，而感覺變得健康的可能性更大」等，均證實自然具有的療癒作用。

作為媒介的自然

將自然看作媒介的認識論來自新近的傳播哲學。彼得斯 (2020：2) 追溯了「媒介」這個詞被長期忽略的自然意涵——「其實我們在進入19世紀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提到『媒介』(media)一詞時，常常還用來指各種自然元素，如水、土、火和空間等」。本文借用彼得斯的術語，將自然所扮演的媒介角色分成「對話」、「類比」和「存在」三個維度。

「作為對話者的自然」在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就像和花草樹木說話，雖經常發生但很少被正視。「在我們中間，很多人相信世界只存在

作為媒介的自然

著人與人之間或人與上帝之間的對話，而大自然則是襯托人類活動的淡泊背景」(麥克哈格，2006：31)。在這一認識之外也有不一樣的聲音。譬如米切爾(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 (2014：16)就強調，包括自然風光在內的風景，「是人與自然、自我和他者之間交換的媒介」，「不僅是為了表達價值，也是為了表達意義，為了人與人的交流——最根本的，是為了人與非人類事物之間的交流」。所以，我們不妨瞧瞧人與植物的交流是如何展開的。對話可能是悄無聲息。譬如布伯(Martin Buber) (2002：5-6)在描寫「我-你」關係時，第一種就是與自然相關聯的人生——「凝視一棵樹」或者說「凝神觀照樹，進入物我不分之關係中」。對話也可能是有聲的獨白穿行其中，這從科爾班(2016：153-154)的記錄可見一斑，他追溯了歷史上許多會看樹的人，其中「樹有時可以化身為對話者、密友、聽懺悔的人、良師。這是所有植物被幻想的角色」。

「作為類比者的自然」指的是人們喜歡用自然來擬人，以表達自我和社會。仍以樹為例，「令樹和人相似，同時便利植物的人性化的，首先在於二者都是直立的」(科爾班，2016：113)；在看樹的過程中，「落在樹身上的目光，傾聽它的話語，直接引發了與自己有關的意識」(科爾班，2016：154)。自然不僅僅用來比擬個人，還常常用於燭照社會，因而衍生出許多自身之外的意義。就像這一段話——「眼前的一棵樹，那確實是自然物。不過那是『自然』嗎？被種在庭院中的樹，被種植的樹木是自然物的同時，也是陷入一定的人的秩序中存在的記號」(陳多友、楊曉輝，2016：79)。自然之所以能夠扮演這一角色，是因為它其實是人類的「他者」，是人類自我認識的來源，其承擔的隱喻、類比、寄託、慰藉、諷刺均源自這個層面。所以威廉斯(2005：331-332)說：「這種『自然的狀態』以及將Nature〔自然〕擬人化的新概念，在下述的爭論裏扮演了重要角色：(一)關於一個過時的或腐化的社會；它需要改造與革新。(二)關於一個『人為的』或『機械的』的社會，師法大自然，可以矯治其弊病」。

「作為存在者的自然」這一術語來自彼得斯。如其所言，「媒介一直有『元素』、『環境』或『位於中間位置的載體』之義」(彼得斯，202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54)。在《奇雲》這本書中，彼得斯(2020：3)借助生命科學的概念，將媒介擴展為人的生存環境：

在生命科學中，「媒介」指培養基(culture)所具有的膠質物或其他類似物。此義源於「媒介」此前就有的「環境」之義；由此引申開來，我們可以將「媒介」視為一種友好的環境，它能夠為各種生命形式提供棲居之地，也能催生各種其他的媒介。

在這個新認識論的指引下，彼得斯對許多自然要素展開了一種「居間」的媒介性分析，包括火、植物和動物，還有天空和海洋，其根本目的是要闡述「媒介即存有」，即「媒介是我們『存有』的基礎設施，是我們行動和存有的棲居之地和憑藉之物」(彼得斯，2020：17)。

毋庸置疑，彼得斯拓展了自然作為媒介的維度，並將之引申到人的存在，令人浮想聯翩。相較而言，本文的任務沒有這麼宏大和深遠，所討論的只是城市人在居家隔離中的一個片段，無論如何無法上升到「存有」的哲學維度。本文將自然看作媒介時，主要採納的是自然作為對話者和類比者的兩個層面：前者描述人和植物的交流，在此實踐中，植物是交流的直接對象；後者探究人借助植物所表達的社會秩序，植物變成了人們談論的事物。在「對話」和「類比」兩種交流中，植物的角色雖有不同，但其實質是圍繞「植物」所展開的人與自我、他人及社會關係的討論。在2022年的春天，作為對話者的自然慰藉了個體的心靈，作為類比者的自然投射了人們對城市的批判。

重新發現自然

「花草樹木並不僅僅是裝飾，它們是基本的基礎設施，從美學和生態學兩方面為城市作出了重要貢獻」(本頓-肖特、雷尼-肖特，2017：525)。一般而言，植物鬱鬱蔥蔥，令人心情愉悅；同時它們也是鳥類、昆蟲和微生物的棲息地，構成城市生態的底色。在尋常時候，人們享受著植物的好處，但一般不會投注太多的目光。這種情況在2022年疫情期間發生了變化，久困於室的人們打量起曾經習以為常的生活，重新發現了自然的價值，開啟了許多以往沒有停駐過的體驗。

觀看自然

錢鍾書先生(1997: 427)說:「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風和太陽逗進來,使屋子裏也關著一部分春天,讓我們安坐了享受,無需再到外面去尋找」。對居家隔離的人而言,不是無需而是無法出去,「窗」成為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視角。

「人是一種視覺優先的動物,通過眼睛,更廣闊的世界會展現在人的面前,更多詳細而特別的空間資訊會更加接近他」(段義孚,2018: 7)。在隔離期間,窗外風景成為許多人拍攝和記錄的對象。譬如「上海臨港」公眾號編輯趙盼,在3月中旬開始居家,在第八天開始記錄窗外:「我家住在四樓,西南面的窗戶對著杞青路,能看到海洋公園的火山、漂流軌道以及成片生態公益林。街邊的烏柏樹已經抽出嫩芽,盎然的嫩綠色即使在陰雨天也有些奪目,這是三月的臨港,也是我在家隔離管控的第八天」(上海臨港,2022年3月23日)。

這段文字反映了隔離初期的平靜與樂觀,「城市植被可以引發很多情緒。某些景觀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使他們感到平靜和安逸,幫助他們減輕壓力並產生一種幸福感」(道格拉斯,2016: 350)。對趙盼而言,窗外的植物提示了時間,孕育著希望,其心情如其日記標題所示——「窗外風景、治癒當下,如常的生活終將返場」。

然而到了4月6日,並沒有迎來預期中的解封,人們的心態發生了轉折,對自然的觀看增添了新的情緒。譬如,上海長寧區的林曉彤記錄了這一天的窗外風景:「4月6日,上海市場長寧區安順路。本該是解封的日子。起床的第一件事也是看看窗外,樹上的葉子越來越茂盛,但仍舊一個人也沒有」(澎湃新聞,2022年4月13日)。在這段話中,窗外的樹同樣提示了時間,但植物的「茂盛」和「一個人也沒有」形成鮮明對比,讓人產生一絲無奈。

隨著封控時間進一步延續,疫情管理的亂象層出不窮,各種負面消息紛至沓來。人們仍然在觀看著窗外,但那些越發茂密的植物開始提示隔離時間的遙遙無期。人們在觀看自然中獲得的不再是平靜、無奈,而更多是失望。譬如,微信公眾號「單向街書店」一則日記寫道:「4月17日,半個多月過去了,樓下的樹已經茂密成蔭。等到解封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上海將不再是過去的海，我們也都將不再是過去的我們了」(杜雨竹，4月18日)。在這句話中，作者借助樹的茂密生長批判了疫情防控給城市秩序和人類心靈造成的傷害。

創造自然

人是具有自然性的生物，「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環境中沒有景觀，沒有樹木和青草，沒有花園，或沒有湖泊與藍天」(羅爾斯頓，2010：470)。植物在平時就可以愉悅身心，對困在室內的人來說更是彌足珍貴。在缺乏生機的隔離生活中，人們通過很多辦法，嘗試模擬或創造與自然類似的場景。澎湃新聞徵集的攝影圖片中，有這樣一則圖文：「2022年4月9日，上海中醫藥大學宿舍園區。過去的春天，上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鬱金香，可惜這次在封控期間沒能看到，我想把這束『永生』的鬱金香對著天空，代表我美好的期望」(澎湃新聞，2022年4月13日)。這位作者用假花裝飾窗台，營造春天氣息。在浦東新區，有人舉辦了小區原生植物展，「花展以居民樓為主題進行，在大堂的桌子上，阿玲姐與其他花友將採集來的植物材料精挑細選，製成精美的花藝作品，而花器則是家裏的瓶瓶罐罐……除了大堂，在電梯、過道、大門口都能見到花藝作品，筆者獲知，這是為了使居民在下樓做核酸時可以順路賞花」(上房園藝學苑，2022年4月20日)。這同樣是對自然的創造。

眾所周知，食物的匱乏始終是2022年春天上海疫情防控中的焦點事件。市民為使得食物保存更久，發展出各種各樣的蔬菜水培技術，這一舉動無心插柳般地創造了最特別的自然，譬如，微信公眾號「八表哥殿下」曾記錄：「醒來後第一時間去看了我的白蘿蔔，不出意外，蘿蔔開花了。淡淡的紫色，仙氣飄飄。誰能想到那個毫不起眼焉了吧唧的蘿蔔竟然開花了，沒有土也沒有水。就是這麼神奇，算是彌補了這個春天沒有花兒的遺憾」(八表哥殿下，2022年4月23日)。再如，公眾號「小李單排日記」的記錄：「4月21日，早晨起床後，驚喜地發現，昨天水培的蘿蔔頭又開出了不少花。生命力有夠頑強，而且真的挺好

看」(小李單排日記, 2022年5月3日)。這類圖片和心境在社交媒體上蔓延, 涉及的食物有蘿蔔、土豆、芹菜、小蔥等。在非常時期, 人們創造性地運用了食物, 將之轉化為擁有自然元素的植物, 並在其身上發現了美和力量。

觸摸自然

「視覺使人處在觀察對象之外, 與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段義孚 2018: 9)。儘管可以凝視窗外風景, 但身體不是真正地處在自然中; 儘管可以創造各種自然, 但仍然不是真正的自然。米切爾(2014: 15)說:「風景可以通過繪畫、繪圖、雕刻、攝影、電影、戲劇場景來再現; 還可以通過寫作言談、甚至還可能是音樂和其他『有聲形象』來再現。然而, 在所有這些二級再現之前, 風景本身是一個物質的、多種感受的媒介(土地、石頭、植被、水、天空、聲音和寂靜, 光明與黑暗等)」。所以, 最深刻的自然感覺來自觸覺性的、帶有物質維度的自然, 「觸覺為人類的感知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資訊」(段義孚, 2018: 9)。

長期隔離的人們, 格外珍惜與自然的接觸。其中, 在做核酸的路上觸摸自然是常被記錄的體驗。譬如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3月24日。社區封閉後, 每天最快樂的時候就是下樓扔垃圾的時候。趁著扔垃圾, 呼吸下新鮮空氣, 看眼藍天, 看眼綠樹, 這就很好了」(唐瀟, 2022年4月10日)。再如公眾號「野貓卡卡」之〈回望在上海, 春天裏的五個瞬間〉中曾寫道:「我會趁下樓做核酸的時間, 採一些小野花, 呼吸下新鮮空氣」(野貓卡卡, 2022年6月1日)。

到5月中旬, 隨著疫情形勢逐漸改觀, 與自然直接接觸的願望越發強烈, 在很多社交媒體上被表露。在《經濟觀察報》的「上海人解封後最想幹甚麼」調查中, 一位名叫「@doris東」的網友留言說:「最想去徐匯濱江曬太陽, 文藝一點的說法是, 增加與自然的接觸, 獲得一種我在此處活著的真實感」(丁文婷, 2022年5月22日)。與此同時, 在澎湃新聞的調查中, 也有很多人表達了相似的願望, 譬如, 「先結婚, 然後買兩輛自行車, 等到解封以後, 放風感受一下春天」、「在一個陽光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和煦的午後，約上朋友，一邊喝著下午茶一遍發呆，看梧桐樹在陽光下搖曳的枝葉，翠綠翠綠的顏色，就像這個城市的新生」(澎湃新聞，2022年5月16日)。這些心願反映出觸摸的價值，人們需要回到自然空間之中，「躺在樹蔭下，在那裏放鬆、靜思；待在植物裏，藏躲在裏面，攀爬植物，這些同樣構成了回應深層衝動的行為」(科爾班，2016：2)。

從自然到社會

自然「這個詞長久以來就包含了許多重要的人類思想」(威廉斯，2005：333)。人們在封控隔離中的觀看、創造和觸摸，並不僅僅有個體審美的意義，還有著濃厚的社會色彩。人們對自然投過去的目光，很多時候只不過是借此來審視我們身處的城市。這種類比自古希臘時代即有，「自然作為有理智的有機體這種希臘觀念，是基於一個類比之上的，即自然界同個體的人之間的對比」(柯林伍德，1999：9)。2022年春天，在人類與自然的交流實踐中，不斷地生產著關於群體和社會的意識，至少隱含著三種寄託——時間和希望、生命和力量以及自由和秩序。

時間和希望

居家隔離是一種壓抑的生活，對很多人而言，等待解封成為煎熬。然而植物卻不同，它具有「不屈於人類的時間性」，「它們似乎甚麼也不等待，和人類相反」(科爾班，2016：13)。

在封控隔離還不算很長時，人們都在借助植物在標記時間的流轉，同時表達生活的希望。偏向官方媒體性質的澎湃新聞，常常刊載「希望」話語，諸如「疫情的防控形勢仍然嚴峻，但漸漸溫暖的春色，也寬慰著人們焦慮的心」(澎湃新聞，2022年4月14日)。在這樣的基調下，其選用的攝影作品也是積極向上的，譬如「2022年4月5日，上海長寧區長一社區，偶然看到窗外有一隻貓貓，在一片綠葉中遊走，在

希望中有著生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澎湃新聞，2022年4月15日)；再如，「2022年4月7日，上海楊浦區同濟大學四平路校區。寢中窺綠，勝利和春色都在等待我們」(澎湃新聞，2022年4月13日)。

時間和希望話語出現的另一個高峰是封控即將結束時。五月中下旬，許多人得以短暫走出家門。公眾號「NOWHER」刊登了一副植物的圖文：「疫情下各種形勢嚴峻，每天都各種焦慮日夜顛倒，認真對待的覆試完後，趕緊在可以活動的公園裏享受一下短暫放風的時間。看著一片綠色和盛開的花，人還是有希望的。就算外部局勢再嚴重，先整理好自己的生活，將來才會越來越好」(NOWHER，2022年4月22日)。

身處逆境，人們會嘗試尋求人類之外的生命來感染自身、尋找希望，其中花草樹木是最常見的生命。對於樹而言，「引起真正驚愕事關其他，是能證明有機體的耐久性，樹木頑強的存在和它戰勝時間的一切」(科爾班，2016：5)。我們在隔離中的人們的植物話語中，也看到了相似的情感。上述引文中的「勝利和春色都在等待我們」這一句，反映了將自然和社會連接起來的典型思維。

生命和力量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際，人們對醫療系統和生命健康的憂慮極為深重。因此，相較於對解封的「時間和希望」，人們還從植物身上獲取了很多關於「生命和力量」的感知。因為「沒有比樹木的枝幹、枝條更能給人強力生命的幸福感了」(科爾班，2016：4)。

透過植物看到生命，是隔離中的人們最常見的感悟。譬如微信公眾號「Yes上海」中有一幅圖配文：「上海封控Day 20，努力生長生機勃勃的水杉樹」(Yes上海，2022年5月31日)。再如公眾號「新世相」一則圖文也寫道：「今天下樓做核酸，才意識到上海的夏天已經到了。植物也和我們一樣，在沒人看到的時間裏努力生長」(新世相，2022年5月21日)。這兩句話中，「生機勃勃」、「努力生長」令人印象深刻。

生命健康還與食物緊密相關。人們在創造自然時所培育的食物，主要不是用於審美，而是寓意生命。譬如，澎湃新聞的攝影徵集中寫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道：「2022年4月10日，上海虹口區夢湖苑。高腳杯裏一棵粗壯芹菜生生不息的『小菜』」(澎湃新聞，2022年4月13日)。再如公眾號「小李單排日記」的記錄：「前幾天開始水培種小蔥。小蔥的生命力太頑強了，長得飛快」(小李單排日記，2022年5月3日)。「粗壯」、「頑強」這些詞，或隱或顯地透露了植物所代表的力量。

「意識到樹木在時間上的廣漠，曾長久令人相信，不說是它會永恆，但至少參與了永恆生命的象徵，尤其是神聖的永生，因為生活在寫滿變化的時間裏，樹木更令人想到再生而不是死亡」(科爾班，2016：17)。2022年的春天，在這場關於健康和生命的管控危機中，植物承擔了生命和力量的隱喻。植物從落葉到新生，從渺小到強大，有時襯托了人類的脆弱，更多是鼓勵了困頓中的人們。

自由和秩序

在一個良好的狀態中，自然和社會和諧共生。所以在疫情初期，人們記錄的自然常常顯示出秩序井然。澎湃新聞的早期報導就展現了這種和諧。譬如，「3月2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錦繡路2580弄。樓下枝繁葉茂，再往下是長長的核酸隊伍，我在家中即時『轉播』核酸進程，以方便友鄰」、「2022年4月3日，上海市閔行區紫竹半島。抗疫物資發放期間，『大白』在盛開的鮮花的枝頭下忙碌，這是春天裏一道別樣的風景」(澎湃新聞，2022年4月11日)。在上述兩個場景中，既有自然也有人，兩者互相映襯，預示生活將很快回到正常軌道。

然而隨著疫情失控，人們逐漸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不斷積累的情緒在等待著爆發。即便是一株「雜草」也可以成為人們批判社會的起點。

2022年4月28日，封控政策已經實施一個月。一位名為「薦見」的網友在微博上發出一張「外灘長草」的照片，近景是地面上稀稀疏疏的雜草、遠景是黃浦江和東方明珠(薦見，2022年4月28日)。起初該照片並未引起熱烈討論，使之成為輿論事件的是官方媒體平台「上海網絡關謠」。記者為證明該圖片為謠言，專門拍攝了另一幅外灘照片。結果「關謠」就像「與花草聊天」一樣，起到的是反作用，激怒了封控中的市

民。微博的評論轉變為對官方媒體的討伐，類似「有時間和通行證幹點有用的事行不行」、「正經事不著急，這個反應倒快」、「浪費資源」之類的評論鋪天蓋地（薦見，2022年4月29日）。上海網絡鬧謠很快注意到輿論，連夜寫出了具有歉意的解釋，刊登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上，該文留言極多，有四則超過一千個點讚，分別是「有些謠言並非空穴來風，請更多地關注疫情下真實的上海」、「有更多現實意義的謠言需要你們去闢謠，抓緊吧」、「外灘長不長草不重要，我肯定是長草了」、「一樣是小草，多下去聽聽老百姓的呼聲」（上海網絡鬧謠，2022年4月30日）。

為甚麼媒體急著為「外灘長草」辯護？無論是怎麼樣的目的，「雜草」的場景至少被解讀為城市停擺的混亂表徵。因為雜草並非精心設計的景觀，而是城市的不速之客，它是不受歡迎的自然元素，顯示了一種荒涼和無力，尤其是在外灘這個上海的標誌性地點。為甚麼市民對鬧謠如此憤怒？緣由是，對長期居家隔離的市民而言，雜草也是一種隱喻，一開始也許只有「戲謔」之義，代表著它們對自然力量、時間流轉和自由生活的嚮往，然而當官方媒體試圖遮蓋或者改寫真實時，「雜草」代表的「秩序」意義就被啟動了。正如「痛苦創造了植物與人類之間共同體」（科爾班，2016：135），「雜草」這一失序的自然，成為人們批判失序社會的象徵，尤其是新聞媒體的不作為。

自然和社會，本來就不是分離的事物，而是擁有深厚的關聯。在自然元素中，充滿了對社會的隱喻。人們常常透過自然看到希望、力量、自由和秩序，這一面代表積極的信號，預示著社會革新就像冬去春來終將出現。而在消極的層面上，當秩序遲遲不能實現，自然就被人們當作一種武器，用來對抗殘酷的現實。在這一點上，威廉斯（2005：332）的觀察非常細緻：

強調規律法則提供了一個深思理想社會的哲學基礎，強調內在的原始力量——一種具舊意涵的新看法——賦予一個實際的社會「再生」的基礎。或者，在「再生」似乎不可能出現或是被長期延宕的地方，這種內在原始力量的強調提供了另外一個信念——相信生活與人性的善良面——作為平衡或是對抗殘酷「世界」的一種慰藉。

分享自然

本文所描繪的自然或者說植物，幾乎都以手機攝影的形式呈現在各類社交媒體上。窗外的尋常風景、身邊的花草樹木、變成植物的蔬菜，是2022年上海這個城市中人們共用的文化形式。

風景或者說植物，本身有著傳遞情感的作用。「各種花果都像紅玫瑰一樣，是最古老的信使。人們總是通過饋贈或描述它們來傳遞某種感情——某種他們想要表露或是喚醒的感情。各種不同的感情通過花朵、植株和果實，以不同方式表達出來」(波伊謝特，2001：1)。旅遊人類學的研究也揭示，分享風景是旅行中最常見的行動。譬如，明信片就是一種帶有旅遊地標誌性風景的照片，「幾乎所有的旅遊者都認真地給遠在他鄉所愛的人或想留下印象的人寄明信片，部分原因是為了讓親朋好友知道自己一切都好，讓他們也高興；另一原因就是讓親朋好友記住他們並等待他們歸來。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其神聖的魅力就消退了」(格雷伯恩，2002：31)。隨著個人攝影技術的發展，風景輕易地被拍攝成照片，帶回家中與人分享，「自然、其他環境和人就被轉化成可以由一人傳給另一人的觀賞的物體，可以將它們貼在牆上來裝飾房子，它們建構著人們的記憶，並創造著某一地方的各種圖像」(尤瑞，2009：177)。

明信片和大眾攝影技術，促進了旅行的分享行為，尤其是對風景的分享。旅行中的風景往往具有神聖的意義。因為旅遊，從其定義來看，就是一種離開世俗的「神聖化過程」，「旅行是一種不平常的活動，所以其目標從象徵意義上來說是神聖的，從精神來說它處於一個較高的水準」(格雷伯恩，2002：26)。在此過程中，人們有一種「分享的激動」，通過與別人分享，這種神聖的感覺得到增強和延續。這種情況在智能手機興起後就變得更加普遍了，「由於易用性和社交媒體的即時鏈接，手機能夠激發個體攝影實踐和意義建構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梁君健、陳凱寧，2020)。

然而，與在具有「神聖」意義的旅行中不同，人們在封控隔離中所分享的圖片，都是手機拍攝的最尋常風景，可以說平淡無奇。但是人們卻樂此不疲，將照片發布在微信平台，寄送給媒體集中展出，甚至

疫情中還誕生過一個「窗景交換」(window swap)的網站，「他們偶然看到社交網路上西班牙的朋友在分享窗外的景色，是他們很喜歡的山景，而他們每天面對的不過是新加坡小公寓窗外的另一棟大廈的玻璃幕牆，於是便誕生了交換窗景的想法」(丘濂、吳思，2022年4月29日)。對此，我們要問的是，人們為何樂於分享這些十分普通的風景？

顯然，這些封控隔離中的人們所拍攝和發布的風景照，是技術可供性和社交媒體分享文化的產物，但是我們難以用一般意義上的自我呈現來解釋。旅遊人類學的對風景分享的探討其實提供了理解這個行為的線索。因為，2022年春天的這些尋常風景已經變得神聖化。正如旅行的神聖來自於和平庸日常的二元對立——至少要「帶來與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愉悅體驗，而且這種體驗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望見或觀看一組迥異的不同尋常的自然風景或城鎮風景」(尤瑞，2009：2)，自由生長的窗外植物則因和久困於室的窘迫形成鮮明的對照，而代表了時間和希望、生命和力量、自由和秩序這些神聖的價值。在此情境中，窗外風景就蘊藏著強烈的意義和價值，就像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2010：461)所描寫的：「我們在與自然的遭遇中既有認知，也有強烈的感情」。如同分享旅遊照片一樣，「通過群體的身分，旅遊的魅力可以得到加強」(格雷伯恩，2002：31)，在特殊時刻分享的窗外自然，同樣是要加強這種神聖性，將附著在普通植物上的價值傳送給同樣處於窘迫中的城市群體。

Harrison(2002)指出，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時代，「照片〔已〕從保持記憶為主要的功能屬性轉變為通過拍攝和分享來建構個體身分認同的情感屬性」。技術的可供性，使隨時拍攝、即刻分享成為可能，個體很容易獲得處於即時群體之中的體驗。正如米切爾(2014：1)在撰寫《風景和權力》(*Landscape and Power*)時曾指出的：「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把『風景』從名詞變為動詞。它提出，我們不把風景看成一個供觀看的物體或者是供閱讀的文本，而是一個過程。社會和主體性身分通過這個過程形成」。從這個視角看，在社交媒體上即時分享窗外風景的人們，同樣在這個「動作」中實現了社會和主體性身分的確認。在這樣的行動中，人們連接到與自己同命運的群體，參與了對城市秩序的批判與社會重生的期待。

餘論：短暫的相逢

本文討論了一個在當下傳播研究中非常邊緣的話題——人類與植物的交流。社交媒體上的「窗外攝影」和「隔離日記」顯示，在上海居家隔離期間，人們關注起「附近的自然」，對其予以充分觀看、創造和觸摸。除了獲得「審美」和「療癒」之外，人們還將自然與城市/社會進行「類比」，將「時間和希望」、「生命和力量」以及「自由和秩序」等認知和情感寄託在植物身上。長時間的隔離生活，讓尋常風景變得神聖。借助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人們拍攝、分享、轉發和評論以植物為對象的圖片，聯結了同樣處於困頓中的人群，在特殊時刻創造出一個城市的「情感共同體」。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圍繞著身邊植物展開的交往實踐，在封控隔離結束後，還在持續嗎？

然而，這只是特殊時期人與植物的「短暫相逢」。Xiang (2021) 曾指出，現代社會普遍存在「公眾意識中『附近』的喪失」，「附近——作為日常互動場所的鄰里和工作空間——消失了。年輕人很少能描述出他們每天碰到的人究竟是甚麼樣的，或住處周圍最近的變化」。儘管，在新冠疫情期間，「附近的消失」被頻繁改寫為「附近的回歸」——身邊的植物、動物、鄰里的互助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在以禮貌、客氣和疏遠為著稱的上海。然而，一旦強制的外部條件改變，這種現象也就黯淡下去，甚至一下子消散了。在隔離期間，人們只是由於無法接觸到遠方迷人的風景，身邊的普通植物才具有了神聖的價值，成為對話、類比和分享的對象；人們也只是身處遠方力量消失（譬如物流）的特殊時期，才感受到附近給予的支持。生活已如常，曾一度突顯的植物已經退場，社交媒體上很少再出現此類文本；人們關於鄰里的討論也偃旗息鼓了。人們自由了，重新擁有了遠方。

然而，儘管只是短暫的相逢，隔離時期人們與身邊植物交往的經驗，至少沈入了個體和集體記憶，不時有有心人提醒珍惜那些被忽略的附近。如公共藝術的策展者，已把身邊的自然擺上舞台，如2023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的主題即為「共棲」，聚焦「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社會學家則呼籲：「密切關注附近，包括其中的多重裂縫，將有助於更現實、更細緻入微地理解世界。畢竟，附近本身就是一個世界」（Xiang,

2021)。而對傳播研究來說，這些身邊植物在特殊時期所展現的潛力，提醒我們的眼光不能總是固守在人和人之間。一直以來，傳播研究的尺度總是以人為中心的，很少涉及人和其他事物的關係。但稍稍擴展視野或改變一下認識論，就可以發現此類交流實踐的遍在。事實上，在2022年的春天，不僅有植物，還有動物，也成為比平時更具意義的交流對象。且不說和動物說話、飼養寵物、類比親屬關係等，本就包含著異常豐富的內涵，在疫情期間更是延伸出許多公共討論。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回到彼得斯(2020: 4):「假如我們將交流的典範不視為『兩個人類成員之間思想的共用』，而視為『某個生命群體與其所處的環境之間的智力互動，那會如何呢?』」顯然，環境中不止有人，還有很多人類之外的事物，「作為我們地球家園的三大主要組成部分——火、植物和動物——就應該是媒介研究的主要考察對象」(彼得斯, 2020: 165)。

本文較為敏感地抓住植物，以植物作為切入日常的視角，批判性地討論了隔離期間城市交往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從對植物的探索，意外地發現人類與人類以外事物的交流是可能的。在此視野下，植物、動物、外太空等任何有「靈性」的事物，都可以看作媒介，由此本文為理解人類多樣化的交往增加了一個維度。然而，本文作者清醒地知曉，文章仍有諸多不足，譬如在研究方法上相對簡略——缺乏深度訪談，亦未能親身進入任何一個社區微信群而缺失了實時的材料；不過，作者相信「窗外攝影」和「隔離日記」，已足夠展現隔離生活中普通人的心靈世界。最後，文章對封控期間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如親密關係、鄰里互動、居家運動等，缺乏整體性的理論反思。未來若有可能，將對「居家隔離」這一特殊情境導致的日常生活「陌生化」，在傳播層面予以理論探究，這可能是更具挑戰性的思考。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伊恩·麥克哈格(2006)。《設計結合自然》(芮經緯譯)。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原書McHarg, I. [1969]. *Design with na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 Yien Maikheg (2006). *Sheji jiehe ziran* (Rui Jingwei, Trans.). Tianjin: Tianj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cHarg, I. [1969]. *Design with na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 伊恩·道格拉斯(2016)。《城市環境史》(孫民樂譯)。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原書Douglas, I. [2013]. *Citi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B. Tauris.)
- Yien Daogelasi (2016). *Chengshi huanjing shi* (Sun Minle, Trans.). Nanjing: Jiangsu fenghuang jiaoy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ouglas, I. [2013]. *Citi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B. Tauris.)
- 阿蘭·科爾班(2016)。《樹蔭的溫柔：亘古人來激情之源》(苜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Corbin, A. [2013]. *La douceur de l'ombre*. Fayard.)
- Alan Keerban (2016). *Shuyin de wenrou: Gengu renlai jiqing zhi yuan* (Mu Xu, Trans.).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Corbin, A. [2013]. *La douceur de l'ombre*. Fayard.)
-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i Jinquan (2019). *Chuanbo zongheng: Lishi mailuo yu quanqiu shiy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胡泳(2009)。〈謠言作為一種社會抗議〉。《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67-94。
- Hu Yong (2009). Yaoyan zuowei yizhong shehui kangy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67-94.
- 約翰·尤瑞(2009)。《遊客凝視》(楊慧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 Yuehan Yourui (2009). *Youke ningshi* (Yang Hui et al.,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 約翰·傑克遜(2015)。《發現鄉土景觀》(俞孔堅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Jackson, J. [1986].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Yuehan Jiekexun (2015). *Faxian xiangtu jingguan* (Yu Kongjian et al.,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Jackson, J. [1986].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約翰·彼得斯 (2020)。《奇雲：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 Peters, J.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uehan Bidesi (2020). *Qiyun: Meijie ji cunyou* (Deng Jianguo,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eters, J.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威廉·米切爾 (2014)。《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Mitchell, W. (Ed.) [2002].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ilian Miqieer (2014). *Fengjing yu quanli* (Yang Li, Wan Xinqiong,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itchell, W. (Ed.) [2002].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威廉·克羅農 (2020)。《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與大西部》(黃焰結、程香、王家銀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Cronon, W.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W.W. Norton.)
- Weilian Keluonong (2020). *Ziran de dadushi: Zhijiage yu Daxibu* (Huang Yanjie, Cheng Xiang, Wang Jiayin,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ronon, W.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W.W. Norton.)
- 段義孚 (2018)。《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Tuan, Y.-F. [1990].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uan Yifu (2018). *Liandi qingjie* (Zhi Cheng, Liu Su,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Tuan, Y.-F. [1990].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馬丁·布伯 (2002)。《我與你》(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Buber, M. [1971]. *I and thou*. Free Press.)
- Mading Bubo (2002). *Wo yu ni* (Chen Weigang, Trans.).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Buber, M. [1971]. *I and Thou*. Free Press.)
- 納爾遜·格雷伯恩 (2002)。〈旅遊：神聖的旅程〉。瓦倫·史密斯(編)，《東道主和遊客：旅遊人類學研究》(張曉萍、何昌邑等譯)(頁19-33)。昆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 雲南大學出版社。(原書Smith, V. [1989].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Naerxun Geleiboen (2002). Lüyou: Shensheng de lücheng. In Walun Shimisi (Ed.), *Dongdaozhu he youke: Lüyou renleixue yanjiu*. (Zhang Xiaoping, He Changyi et al., Trans.) (pp. 19–33).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mith, V. [1989].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陳多友、楊曉輝編(2016)。《日本生態文學前沿理論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Chen Duoyou, Yang Xiaohui (Eds.) (2016). *Riben shengtai wenxue qianyan lilun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 梁君健、陳凱寧(2020)。〈從凝視到掃攝：手機攝影與旅遊情境中觀看方式的轉變〉。《新聞記者》，第9期，頁47–62。
- Liang Junjian, Chen Kaining (2020). Cong ningshi dao saoshe: Shouji sheying yu lüyou qingjing zhong guankan fangshi de zhuanbian. *Xinwen jizhe*, 9, 47–62.
- 蒂莫西·比特利(2018)。《親自然城市規劃設計手冊》(干靚、姚雪艷、丁宇新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原書Beatley, T. [2016]. *Handbook of biophilic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Dimoxi Biteli (2018). *Qinziran chengshi guihua sheji shouce* (Gan Jing, Yao Xueyan, Ding Yux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kexue jish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atley, T. [2016]. *Handbook of biophilic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雷蒙·威廉斯(2005)。《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imeng Weiliansi (2005). *Guanjianci: Wenhua yu shehui de cihui* (Liu Jianji, Trans.).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瑪莉安娜·波伊謝特(2001)。《植物的象徵》(黃明嘉、俞宙明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原書Beuchert, M. [1995]. *Symbolik der Pflanzen*. Frankfurt, DE: Insel.)
- Malianna Boyixiete (2001). *Zhiwu de xiangzheng* (Huang Mingjia, Yu Zhouming, Trans.). Changsha: Hunan kexue jish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uchert, M. [1995]. *Symbolik der Pflanzen*. Frankfurt, DE: Insel.)

- 劉易斯·芒福德 (2009)。《城市文化》(宋俊嶺、周鳴浩、李翔寧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原書Mumford, L. [1938].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Liuyisi Mangfude (2009). *Chengshi wenhua* (Song Junling, Zhou Minghao, Li Xiangni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jianzhu gongy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umford, L. [1938].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錢鍾書 (1997)。《錢鍾書作品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 Qian Zhongshu (1997). *Qian Zhongshu zuopinji*. Lanzhou: Gansu renmin chubanshe.
- 霍爾姆斯·羅爾斯頓 (2010)。《哲學走向荒野》(劉耳、聶平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原書Rolston, H. [1989]. *Philosophy gone wild*.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Huoermusi Luoersidun (2010). *Zhexue zouxiang huangye* (Liu Er, Nie Ping, Trans.). Changchun: Jilin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Rolston, H. [1989]. *Philosophy gone wild*.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簡·雅各布斯 (2005)。《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Jian Yagebusi (2005). *Meiguo dachengshi de si yu sheng* (Jin Hengsha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羅賓·柯林伍德 (1999)。《自然的觀念》(吳國盛、柯映紅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Collingwood, R. [1945]. *The idea of n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obin Kelinwude (1999). *Ziran de guannian* (Wu Guosheng, Ke Yinghong,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ollingwood, R. [1945]. *The idea of n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麗莎·本頓-肖特、約翰·雷尼-肖特 (2017)。《城市與自然》(張帆、王曉龍譯)。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原書Benton-Short, L., & Rennie Short, J. [2008]. *Cities and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Lisha Bendun-Xiaote, Yuehan Leini-Xiaote (2017). *Chengshi yu ziran* (Zhang Fan, Wang Xiaolo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fenghuang jiaoy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nton-Short, L., & Rennie Short, J. [2008]. *Cities and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讓-諾埃爾·卡普費雷(2008)。《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鄭若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Kapferer, J.-N. [1987]. *Rumeurs, le plus vieux Mkdia du Monde*. Paris: Du Seuil.)

Rang-Nuoaier Kapufeilei (2008). *Yaoyan: Shijie zui gulao de chuanmei* (Zheng Ruol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apferer, J.-N. [1987]. *Rumeurs, le plus vieux Mkdia du Monde*. Paris: Du Seuil.)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Berezin, M. (2002). Secure states: Towards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motion. In J. Barbalet (Ed.), *Emotions and sociology* (pp. 33–52). Basil.

Harrison, B. (2002). Photographic visions and narrative inquiry. *Narrative Inquiry*, 12(1), 87–111.

Kaplan, R., & Kaplan, S. (1989).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ght, B., Burgess, J., & Duguay, S. (2018). The walkthrough method: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 *New Media & Society*, 20(3), 881–900.

Robards, S., & Lincoln, S. (2017). Uncovering longitudinal life narratives: Scrolling back on Facebook. *Qualitative Research*, 17(6), 715–730.

Ulrich, R. (1984). View through a window may influence recovery from surgery. *Science*, 224(4647), 420–421.

Wilson, E. (1984). *Biophil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iang, B. (2021). The nearby: A scope of see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8(2–3), 147–165.

社交媒體資料

NOWHER (2022年4月22日)。〈在上海，你還擁有這些「期間限定風景」〉〔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NOWHER」。

Yes上海 (2022年5月31日)。〈兩個月，看看這場「窗戶裏的上海」攝影展……〉〔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Yes上海」。

丁文婷 (2022年5月22日)。〈上海人解封後最想幹甚麼〉〔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經濟觀察報」。

八表哥殿下 (2022年4月23日)。〈上海抗疫日記居家隔離DAY42〉〔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八表哥殿下」。

上房園藝學苑 (2022年4月20日)。〈即使無法出門，春天也會如期到來——記一場閉環中的小小原生植物展〉〔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上房園藝學苑」。

作為媒介的自然

- 上海網絡闢謠 (2022年4月30日)。〈關於「外灘長草」的照片，有幾句話，想和大家聊聊〉〔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上海網絡闢謠」。
- 上海臨港 (2022年3月23日)。〈隔離日記 | 窗外風景、治癒當下，如常的生活終將返場〉〔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上海臨港」。
- 小李單排日記 (2022年5月3日)。〈上海隔離日記(三)〉〔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小李單排日記」。
- 丘濂、吳思 (2022年4月29日)。〈我們囿於室內，卻不想錯過窗外的春天〉〔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三聯生活週刊」。
- 杜雨竹 (2022年4月18日)。〈「為了對良心有個交代」，一個普通人的上海「隔離日記」〉〔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單向街書店」。
- 唐瀟 (2022年4月10日)。〈一個滬漂女孩的隔離日記〉〔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真實故事計劃」。
- 問政陝西 (2022年1月6日)。〈「發現花草樹木說話」可求助？官方：未發過！陝西免費心理援助熱線→〉〔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問政陝西」。
- 野貓卡卡 (2022年6月1日)。〈「我趁著下樓做核酸的時間，採了一朵小野花」 | 回望在上海，春天裏的五個瞬間〉〔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野貓卡卡」。
- 新世相 (2022年5月21日)。〈過去兩個月記錄的上海窗外，今天線上展出〉〔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新世相」。
- 澎湃新聞 (2022年4月11日)。〈攝影記疫 | 四月窗外的上海，我在陽台上望著樓下的「大白」〉〔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澎湃新聞」。
- 澎湃新聞 (2022年4月13日)。〈攝影記疫 | 四月，上海窗外的春天與窗邊的故事〉〔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澎湃新聞」。
- 澎湃新聞 (2022年4月14日)。〈攝影記疫 | 看窗外仍有距離的春色，在窗台邊種下植物〉〔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澎湃新聞」。
- 澎湃新聞 (2022年4月15日)。〈攝影記疫 | 我每天在窗台上給鳥兒一把米〉〔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澎湃新聞」。
- 澎湃新聞 (2022年5月16日)。〈錯過的春天，來看看疫情中上海人遺落了多少心願〉〔微信公眾號文章〕。取自微信公眾平台「澎湃新聞」。
- 薦見 (2022年4月28日)。〈上海紀事 · 外灘長草了(朋友圈網圖)〉〔微博貼文〕。取自新浪微博。
- 薦見 (2022年4月29日)。〈上海紀事 · 上海闢謠外灘長草〉〔微博貼文〕。取自新浪微博。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本文引用格式

卞冬磊 (2024)。〈自然作為媒介：居家隔離中的人、植物與城市〉。《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7期，頁35-62。